

〔日本〕

大薮春彦著

血 仇 情

柳青译

血 仇 情

大 薮 春 彦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

血 仇 情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(邮政编码:130021)

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

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

18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7 印张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5387-1160-0/I.1147 定价:10.80 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个母性爱引出的精心测划的谋杀悲剧。

富有川左先行热恋着东京的三位妖艳的美女。她们与川左昼夜不分，夜夜狂欢。继而被其夫人发现，并陷足于其夫人追杀她们的阴谋之中。车祸杀人，藏尸灭迹，从而被幕后人敲诈勒索，是敌是友使川左难以分辨，一次次的生死搏斗，使得川左发现了死去的情人竟曾是国务大臣的性爱奴隶，如今被他们利用，成了舍车保帅的牺牲品。性爱的激情，昼夜不分的甜蜜，燃起了川左的复仇烈火，他要冲出迷雾把杀害他情人的凶手一一斩尽杀绝……

目录

1. 恋情	(1)
2. 野味	(15)
3. 证据	(34)
4. 私情	(53)
5. 享乐	(73)
6. 尽欲	(95)
7. 寻源	(120)
8. 欢欲	(136)
9. 乱舞	(144)
10. 控制	(159)
11. 查证	(178)
12. 浴房	(193)
13. 希望	(208)

1、恋情

雷声轰轰，不停地震动着天际，大地。

京子大口地呼吸着，突然说道：

“这样的雷使房子都要跳起来了。

“我现在只想看你跳起来。”

川左脸伏在京子赤裸的胸上说道。

川左全身赤裸，身子已失去力量。但仍留恋地伏在京子身上。

“雷雨交加，下了半天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一遇到这样的天，我就想和你这样地度过。”

“是的，和你在一起时，有这样的天气，可真带劲啊。兴致特别高，久久不能入睡。”

“一听到雷声，我就胆子更壮。”

“这话听来叫人多兴奋啊！”

“今天就别去公司了，虽说常在一块，但有今天这样的兴致，还是不多呀。”

“我是不想去了。”

川左不语，脸仍伏在京子那富有弹性而又硕大的胸上，恋恋不舍。

这时川左感到有些眩晕。

外面又是一阵轰鸣。

“雷雨不会停了。”

“那就太高兴了，这样可以再留一宿了，不想回去啦？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还逞强呢!”

京子笑着说,将川左的头紧紧抱在胸前,川左抬起头,开始吻京子的嘴唇,京子静静地缠住他的舌头,直挺着柳腰。

川左感到甜甜的,温柔的吻着京子。这时听到了敲门声,不过声音不大。

“现在应该是十点多了吧?”

“也可能更晚些呢。”

“公司事情多么?”

“多又怎么样?”

“反正的也我去不了,下完雨再起吧。”

川左抚摸着京子的脸颊,京子将身子又抵紧川左。

又是一个雷声,房子又被震响。

“真厉害啊,这幢小巧玲珑的房子,也被雷雨爱抚的象有些激动。”

“比我还激动吧?”

京子小声说,全身紧紧抱住川左,房间里没有灯光,只有床头的壁灯还亮着,京子再次吻着川左的嘴唇,川左又感到有些兴奋了。

“又来精神了?”

京子直挺腰际,调皮地挑逗性地望着川左,轻声问道。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川左回答完,也笑了。实际上他很想尽快恢复元气,这样的事和京子之间是经常的,每当川左对年轻的京子具有强烈的欲望时,总是不想休止。

“让我替你恢复精神吧。”

“外面还在下雨。”

“来吧。”

京子私语，从川左肩上向下滑，寻找着什么。

川左在京子身上直起身来，缩着腰，京子立即伸手到川左的私处，川左仰面躺在京子身旁。

“这简直象迷一样，让人难以琢磨。”

京子调笑着说道，手还在活动着，直起上身，手伸进纸箱中。单膝跪着，小心地不让川左看到，在纸箱中，拿到几张纸放在自己的身下。

川左开始有精神了，不由得将京子翻来复去，这时屋内外声音呈大作，浑为一体。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，她仍不感疲倦，与这个暗暗温香的房间一样，储藏着无限的温情。而他在这里感到了爱的高尚、甜美、幸福、快乐。

“又是惊人的雷……”

“是啊，不平静啊……”

一阵阵的激情终于使两人平静入睡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京子醒来。她象下了决心似的，直起了身子，川左也醒了过来、爬在床上，京子在赤裸的身上套了件睡衣。

京子仍没有拉开房间的灯，径直走到房间入口的门，这是一大间房，床靠窗，横放在墙边，从床边看不到入口的门。

京子发现屋外有来访者叩门。她取下对话器，不准备让人打搅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可能有人来。”

“算了，这么晚了，不必接待了。”

“可是这么大的雨，不管什么人来，说下定有重要事。”

“也可能。”

京子实在不愿让人打扰、便勉强从窃视洞中看看是什么人。

“一个女人？”京子小声说，并回到床上。

川左慌忙套上下装，向门边走去，从窥视洞向外看。京子说对了，正是川左的妻子久美。

那身影在鱼眼镜中是看的又远又小，然而，对着门的妻子在川左的眼中、仿佛要飞进眼中、近在咫尺，久美面容阴暗，满脸怒气。门铃仍不间断地响着，川左久久停立在门的内侧。

京子悄悄来到川左身子后面，川左转身望着京子，拉起她的手，回到床边。

“果真是你太太吧？”

“她怎么会知道这道。”

门不打开，门铃一直响下去怎么办？”

“让你不安了。”

“我倒没关系，反正无论如何要见你太太一面，你穿上衣服吧，我出去。”

川左仍然犹豫不决，却又不能制止京子，京子想，久美早已知道了二年来自己与川左的关系，川左在这件事上对自己撒了谎，他一定是想让她一直与他保持良好关系。

“京子你也穿上衣服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两人慌乱地穿上衣服，川左又迅速地整理凌乱不堪的床，并罩上床罩，京子在一旁帮忙。

门铃好象在表述门外人的愤怒与焦虑，继续击打着川左的耳膜。

川左受惊的情绪还未正常，反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恐惧。

自己过去狡猾的思想已使他心情更加低沉。

京子看上去倒很镇静自若，一点也看不出畏惧神色。

京子将歪邪的床罩重新弄好，无声地对川左点点头。

（好啦，开门吧！）

京子用眼示意，川左领会似地点点头，川左坐在窗户旁边的小沙发上，无意识地点了支烟。

京子直接向门边走去，川左异常紧张地盯着开门的京子背影。

门开了，门铃声终止了。

久美隔着京子的肩头向里边张望。当她的目光与川左目光相对时，她的双眼一亮，嘴唇歪了歪，也许她准备冷笑吧。

久美，京子还没开口，京子弯下腰。在久美面前放上一双拖鞋。久美转过身，重重地关上门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京子自己向里面走去，她好象罩上了一个假面具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让我进门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啊。”

久美用赤裸的眼光毫不忌讳地环视四周，说道。

“你俩都坐吧。”

川左说，声音很镇静，却掩饰不了狼狈相。正颜厉色。只能这样。对京子而言，一定表现出不惧怕老婆久美的出现。

“没有必要坐下，你回去吧！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。”

久美直截了当地盯着川左说道。

京子在床头坐下，眼睛朝下，她的头发仍然蓬乱。川左的头发也一样，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。

“为什么来？久美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样做也太失礼了。”

“川左说。”

“这是京子小姐的房间，你想现在几点了，你简直是夜闯

民宅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干不可告人的事吧。俩人的头发凌乱不堪，如果揭开床罩，床上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！”

“丑陋不堪的到底是谁？”

“强盗讲话总是强词夺理，将自己所干的事暴露出来，总是厚颜无耻。”

“请不要将别人叫做强盗。”

京子终于开口，声音十分平静。

“呵，京子小姐，你说不是强盗。”

“我与川左先生的事，并没有闹着玩，也不是下贱之事。都很认真，谨慎，川左也是这样想吧。”

“谁说的倒挺漂亮，川左是我的丈夫，对于这些，你又是怎样解释的，京子小姐？”

“你们都不要说了，现在在这里争吵太不事象话。”

川左忍不住制止道，他不希望她俩争吵不休，因为他担心争吵中久美会弄清自己与京子的隐私会全暴露无遗。

“干出无理的事的人到底是准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久美脸上涨满红潮，眼睛放着白光，川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久美一旦抑制不住冲动的情绪，不知会闹出什么疯狂的丑剧来。

“今天晚上你回去，我不想与你太太讲话！”

川左得救了，现在的事还不知有多少不利。令人十分焦急，有了这句话，替川左解了大围。没想到京子还具有这种与她那年龄不相称的心计。川左心中涌出一片感激之情。

“你还说东道西，我才没有必要与你讲话，川左，走！”

久美说道，语气十分傲慢。

京子没有任何表情变化，望着川左，川左用眼示意，表

达自己的内疚之心，站了起来，京子力图显出笑脸望着川左。但是那笑意中却隐藏着强烈的悲哀，又立即埋下头，没有从床边站起来。

川左一想到将会就剩下京子一个人，心就感到疼痛，非常憎恨自己的胆怯。

车子在金井公园公寓门前停着，这是辆深绿色的“美洲虎”小轿车。

这时雨势比刚才更猛，落打在车子的顶上和发动机的罩子上，成为飞溅的水沫，闪闪发光。

久美与川左从京子房间出来，没说一句话，川左打开车门，缩着身子坐进车内的驾驶座位上，收好伞，关闭车门。颈项中已滴进了雨水，从衬衣领中向背部流下。

久美将提包扔在后排座位上，收好伞、钻进助手位上收好的伞立在膝盖前，关好助手座的旁门。突然，久美手中的伞猛打川左的手腕，雨伞上的雨滴飞向川左，久美呼吸急促，在车内的川左，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川左发动车掣，随即用指甲狠狠地向久美面部抓去。久美不甘示弱，仍旧不停地用伞殴打川左，川左双手抓住久美面部，向门上推去，久美手中的伞撑在车上，川左用力抢来伞，摔在后排座位上，俩人仍不开口，手却不断地在打斗。

伞被川左摔开，久美不再动弹了。她身子依靠在车门上，急促的喘着气，眼睛呆呆地盯着挡风玻璃。

川左安静地开车继续前行，不禁想到，今天晚上风铃声飘进京子耳里，她一定会彻夜不眠吧。

川左伸手扭开录音机，立即传来“心中的太阳”这一流行歌曲，原来放有电影音乐主题的磁带。久美心情烦躁地伸手按住磁带，关闭了录音机。

“你认为我什么也发现不了吗？”

过了一会儿久美终于开口问道，川左仍未说话。

“大约在两年多以前你就与叫京子的女人……”

“不想与你争辩。”

“京子是山本公司的秘书吧！”

“你以事务所老板的身份与她勾搭上了。”近来经常幽会，你也能心安理得啦。”

“你尽管说吧。”

“半年前，京子还为你除掉了小孩，刮宫，对吧？这是兴信所（当今日本专门调查夫妻间一方的风流史的部门，通常是一方请兴信所调查另一方。为我调查到的。”

“你竟用了兴信所……”

川左语塞，没说出你真阴险这句话来，他明白久美是怎样知道京子的住所。自己想到好似上圈套，不过，怒火反倒没有发泄出来，原来他知道久美一切都了如指掌，心情反而轻松多了。

“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到兴信所，你，不会明白吧？”

久美的声音尖刻，发抖，此时，川左不会不感到久美在兴信所时的屈辱心情，然而，他仍默不作声。

“做何打算？”

终于，久美发问了。

“破裂镜子不能重圆了。”

“你说是想离婚？”

“没法子，我本想改邪归正，常常对自己说婚后生活要有所克制，然而，要忍受与厌倦的人一起生活，实在无意义可言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好了，你到底在忍受什么？忍受，克制并非

你一个人。”

“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要问忍受什么，那可多着呢，从小事到大事，无一不有。例如，就是现在争吵。”

“这可是相互的。”

“是吗？相互希望忍受对方的行为，爱情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你的语言完全是为自己的风流事正常化找邪门道理。”

“你认为我的行为是风流？”

“当然，你的行为败露在我的面前，”你不得不这样正颜厉色。”

“你这样说完全可以，因为你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家伙，是一个信不可耐的自信狂。”

“你简直是蛮不讲理，卑鄙至极！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京子家，你还是照例厚颜无耻地回到家中，让我为你沏茶，让我替你准备洗澡水，如果我对这一无所知，你还会若无其事地拥抱我。这两年来，你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

“还扬言与京子的交往不是风流。我现在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地看着事情继续发展了，你讨好我和京子，欺骗我们二人，这种人，难道有资格解说爱情是怎么回事？”

左川道：“我卑鄙无耻，怎么还要与我讲话。”

“我可没那么说，我要认真地告诉你，你喜欢的只是京子年青的身子，你因为厌倦了已年到中年的老婆，所以才去哄骗有生机的年轻女子，不过，她只能供你一时享乐而已。”

“你这样说，又能怎么样？安心了吧？”

“我是在嘲笑你，年轻女子都会厌烦中年男子的，等你无用时，定会迅速地远离你而去的。”

“也就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最后，我被抛弃，只好又回到老婆那里了……”

“她看不起你，我才高兴呢，我就不会今天晚上到那女妖精那里去了，也不会去托兴信所同查你了。我只想到后悔，嫉妒使我心都快崩了。因而，我顾不上什么自尊心了，做出今晚的这件事。”

“我不会与京子分开的，是我不好，可我并不在意”

“你……，尽说些残酷无情的话。”

“是我思想上存在问题，自己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“我不想离婚，你却只顾自己。你还有你的儿子一郎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只有对不起他了，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：我当然明白。不过，为了孩子去自杀，去继续那根本没有家情的婚姻生活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一郎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”

“那孩子决不会原谅你这个抛弃他本人和他母亲的父亲。”

“那也无法。”

夫妇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越吵越越僵。川左主张心平气和的离婚。他早就想向久美提出必须这样做了，却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终于有了，并且给预机会的是久美自己，川左有机会利用了这点，提出了离婚，他想到自己很狡猾。

川左顾不上是狡猾，还是卑劣。只要能与久美分手，什么都无所谓。他已不能再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了。他厌倦了与久美在一起的生活，全身每天好象浸在醋里，他需要人生中更富有生机，光泽的生活。只要久美与自己一起生活，就没有生机，没有光辉可言。

川左心中不断地自语。

“一郎十一岁了，这是唯一的儿子。”

“我决不同意离婚，你说的话就当我没听见。”

“久美语调生硬，发誓地说。”

“良心还不坏呢！”

“这说不上什么良心，我现在仍然爱着你，我要维护你和一郎这个健全的家庭。”

“说的倒挺好听，维护家庭？你将家庭的杂事全部推到祖母身上，很少关心丈大和孩子，还有口说维护家庭这种话。”

“我在外面工作你不满？”

“开始我就反对你在外工作，现在有必要再问满不满吗？”

不等他说完，就听久美惊叫起来，川左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了过来，是一个人影，撑着伞，但没看清步行的样子，黑乎乎的人影从挡风玻璃左侧飘了过来。

川左顿时惊慌失措，全身发抖，没踩制动器。外面的雨仍继续下着，川左担心踩了制动器后滑动，此时的道路并不狭窄，于是，他将方向盘向右转动，想躲开那黑影。

然而，黑影在挡风玻璃左前方并没消失，反而向右车身撞来，川左不明白冲撞力是重是轻。

久美叫了一声，这声音拖着发抖的尾声。

久美看见伞在空中微微晃动之后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黑影从川左的视野内消失了。

川左随即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却不相信这是现实中发生的。

川左的手脚不由自主地刹住车子，此时他的脑海一片空白，身子也不自主地动了一下，走出车子，忘了撑起车内的雨伞。

车子尾灯映红了雨滴落下的地面，前方一团黑影横卧在地上，侧竖着伞在路旁被微风吹拂，好似陀螺在转动。

川左的脚畏缩不前，好象被铅钉在坐子上，感到十分沉

重，倒在路上的人影一动不动，被雨淋的衣服在很远的路灯的照射下，发出浑浊的光。

“没关系吧？”

川左的声音发抖，倒在路上的人好象身子折断后跌在路上，被雨水淋的不能动弹。不可能没关系，这时川左十分清楚。他抑制不住恐惧，全身发抖！

川左蹲在倒下的伤者身旁，却再也发不出声了。这时，可以看清，倒下的是一名男子。他头发剪的很短，面部看不清，左肩与头部撞在地面上。上半身半卧着。腰部以上扭曲，脚在膜附近交叉，大概被车抛出时就是这个样子。

川左不顾恐惧，拼命地摇动男子肩头，男子一声不吭，体温传递到川左手中，这不是活人的一种感应，不知为何，川左突然想到：人已死了。

这一念头传到川左大脑，他便伸出手抓住男人的两肩。剧烈地更猛力地摇动男子。仿佛要将男子死里复生，男子趴在地上的头部和肩上一一起左右摇摆，拍打他的面部、但一切无济于事。

男子穿黑色T恤衫，被雨淋透，紧紧地贴在身上。

“死了吗？”

久美问道，川左一时，象刚才被殴打一样，条件反射地转过身去。原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久美已下车来到身旁。

“糟糕！”

川左不知所措地发出声音，久美撑的伞，落下雨滴滴在川左背上。

“你，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沉默！”

川左低声叫道，将地上的男子翻过身仰面躺着，没有半